

蘇材

小纂

一冊





成化間蘇材小纂

郡後進祝允

明

弘治改元夏詔中外諸司纂凡事物斷自

先朝

史館為實錄吾邦大夫簡允明等教弟子員事事俾

人物徑鈔藝文傳狀無必研覈損益於時冊牘大集

允明周覽先進行治風概瞿然而書登秘地耳目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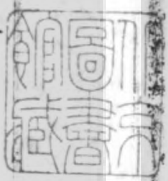
矣乘是私復纂紀頗為翦齊其辭元功具列細德靡

佚或亦微施消息前之帥之若夫市朝之撻我則不

敢是故依違婉言不復條達諸所弗究微章贊辭要

令志善為本私頓箱筥宜助思齊而已如先叅政家

有專錄茲非國書亦不敢以銓而溷之爾其歲歲除



日已未叙

第一

簪纓纂一 一人

武功徐公

第二

簪纓纂二 二人

都憲韓公

葉文莊公

簪纓纂三 三人

大司冠俞公

未叙

纂

練侍御

大守盛君

第三

簪纓纂四 九人

僉憲劉公

劉大恭先生

陳祭酒先生

大常夏公

憲副張公

陳先生

進士二 顧奚三君

簪纓纂五 二人

徐大恭

陸大恭

簪纓纂六 二人

吳大恭

陳僉憲

第四

丘壑纂五人

杜淵孝先生

陳公

二沈隱君

邢子

俞君

孝德纂一人

朱孝子

女憲纂三人

王妙鳳

高氏

陸淑清

方術纂附二人

張御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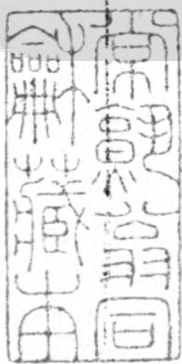
王公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一

簪纓纂一

武功徐公

徐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
幼質實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納游隱有經世
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曰子欲仕乎與俱見
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稱病卧
土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其孱少試令為詩篇篇成
甚竒峻胡公蹶然起繞牀行呼曰徐生昇絃器也雷
之授業期月已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續



學翰苑紹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教視列宿久之
上御便殿召見廿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即日授翰林
編修館閣名鉅三楊二王之流以文為公重公自以
士為學以為世耳文藝餘末惡足限稱我因憐力綜
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阨軍謀陳形河渠陰陽方畧咸
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公朕詞墨諸此類何意
事之公曰此孰非吾事一日國家用我以此此可辭
未之學耶於時學之當不晚矣宣朝崩與修實錄
尋詔修玉牒迂侍講正統之世公謂久治安朔虜必
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先時發計爾上疏備言之

數千語悉馭戎精算殆無餘落者上嘉納之已已
之變京師戒嚴朝計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玺書俾行
巡按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視教言于執政必得便宜
行事竟易書以行既至作鎮於彰德時民聞變相帥
竄匿山谷公馳騎往輯之徵發群縣得民長吏以從
令為好語諭啟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就還
家井已數万人公遂糾義旅為京師聲援至者多太
行群盜公日閱察寢以孚順公親告坐作進退擊刺
之法使自團結不藉其名於是諸頑改習犇躍頭為
用居無何虜遯京師解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為經筵

講官明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
沙灣先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輒壞七年績用
弗成饑路諳梗絕役卒殘故朝廷集群臣論中外隱
抱材諳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迂左僉都
御史以往於是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來當冬時水
忽大發人謹唱為神水公檢點役徒語屬吏河事當
積歲可辦彼數万億卒吾弗能用宜解遣休歇吾與
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散其撓乱生他虞因量度地
里漸遣之乃自乘小舟究河原流踰濟汶泇衛涉沁
褚大河導濮范还昉度地行水前遣卒且依期來乃

上䟽言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
理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湮
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徃徃反是治所為難
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斥勢已濫肆又
由豫以究土益䟽水益肆而沙灣東大洪口者當厥
衡於是決焉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
泄隄以潰渠以激淤潦則溢旱則涸此漕轉所為阻
者然欲驟而壅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淤益淤莫之救
定及成澤汜臣今措畫惟宜首䟽水勢勢平乃治其
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俾其后無溢

涸之患法必為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
埽渠隨宜先后之埽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
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渚之潭越范暨濮又上教百
里經澶淵以接河沁用平水勢隨平命渠曰廣濟埽
曰通源渠有分合埽有上下凡河流旁出不順者堰
之堰有九長袤皆方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穹更北出
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繚
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
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
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埽于

龍灣魏灣八積水過丈則放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
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為物之聚幾方所鎮
定焉及三年而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
奏蠲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紓民力方
工時或沮于上以工部聚眾挾兵若勞將有佗
變上下其言于公公條布釋上疑上悟不問前
后勞論教四委倚不移凡水工之就皆以上專信
力也國家到于今賴之公歸擢左副都御史七年景
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謨乖異公意在復辟願未
得可共事撫機以遲會都督張輓張軌武清武石亨

大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奄武昧經權不識故事扣
之許李士彬許曰社稷功也然而彬毫矣經濟才略
今日莫如徐元玉卿其圖為亨素曰善公意遂決天
順元年正月己卯夜亨輒就公第微布大意公曰
太上皇昔者出狩赤子之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
心如能奉以復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之遂互
陳籌畫或曰公云特不知南宮曉此意抑亨輒云
發議然傳亨輒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曰
開未委然否乃請計未委然否公升屋覽步乾文亟下拊亨
輒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切切密語定規算不知所

云如何微聞亨輒小語今虜騎薄都城柰何公言適
可乘此声以備非常內兵內中亨輒唯唯或曰公
人割雞之歷血酒中亨輒倉黃出公焚香祝天訣家
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
不歸兔矣取鐵杖運習少之獨去與亨輒輒吉祥及
鴻臚卿楊公善會收諸門鑰放四鼓開門納兵或曰
千直官衛士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
納喊震響遠近兵入盡公命復鎖諸門取鑰匿水竇
中并身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沉晦亨等懼惑公大呼
鼓進之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

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吉或曰奉擊門復取巨木架懸

墉墉入外城門啓城中黯然無燈火亨等入太

上燭下獨出亨等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公命兵

士牽輿來 軾公自驚顛莫能遂掖 太上登輿及

皇后皆行 太上曰公自挽 忽天光昭朗日星爛然太上

頽公曰卿為誰公對都御史臣徐有真 太上既出

遂亦奉天殿 或曰行時 太上命公密迹屬車至殿

未委然否 太上升座 或曰展座在殿隅 公自往推

久之辨色 或曰 太上前在經筵時識公公未迂官

是始知之 鼓鍾鳴群臣入惶惑不審及殿下始知

為上咸驚且喜群情謐然即日陞公翰林院李士堂

文淵閣事 景皇帝鍾聲聞問左右誰邪或曰于謙

然左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癸未陞公

兵部尚書二月昞陞柱国三月癸酉封為武功伯錫

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之令典天下之

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

難於斯乃得眷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任咨

尔部兵尚書兼翰林院李士徐有真才堪華国道足

經邦資弘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蚤擢兵科

首登制牽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秉春秋之筆經

筵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勤王之偉略治水東
郡復成續禹之神功由是叙長憲臺總司風紀迺者
姦臣謀變社稷幾危賴爾忠誠以定大策遂能擁戴
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采展
論思升華宥密謨猷具善啓沃良多夫既屬以心腹
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勲勞而昨之茅土爰錫西周
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茲特封爾為奉天翊衛推
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
一千一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逆謀不
宥外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

功仍命爾兼華蓋殿大騎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尔以功左右納忠尔惟輔朕以德居黃
閣而兼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牧直紫宸而弥綸國
体允惟王室之庸申尚匹休於前人用馳貤榮於來
裔永崇世祿先我命封欽哉后授誥命文同券語并
封三代皆女爵又賜章服玉帶一日數接使命絡繹
于道上往往仄席佇伺或不時赴還以修容對上
亦不還宮申召巨三必致見之見輒欣俞慰勞恩密
如家人父子錫賚蕃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為
魚水投結將以躬獨任國家坐致堯舜條建剴切無

復顧慮言無弗內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
忌而同功曹石等始媚惡之初朝廷批旨皆出閣臣
調進旨橐晉閣中號繇綸簿其右宦寺專恣時收簿
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寢衰唾公曹
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請恩異每復諫止節縮
遂皆同情啣惠或曰一條歷與徐有貞歷鈔者謂細
窄玉帶也左右去對曹欽上偶入監見方造一帶完上
問將賜誰左右對曹欽上言且將來與徐有真徐
有真窮秀才無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問謂
業已賜奴乃更奪與耶不勝怨與諸人同啣之
會御史楊瑄劾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批宥亨吉祥
又謂瑄敢俾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徐筆記瑄

何意當不在我曹乎且瑄之劾亦徐指耳繇由憾益

深或曰曹欽入哭訴太后姑慰遣之然闕上意不能

譖愬以諸闈同唾困使巧謗公數為險詞觸上上

殊不為動上多屏人與公語闈人令小豎伏哀宁

後屬耳或得竊聞之乃告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大驚我此語語独有真一人當真是其發邪左右

言寧独是上前語有真有真無不揚播之上自

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鄉日逆心語眷轉哀亨吉祥

等輩乃益納隙進讒類合上疑忌旨久之上愈

益惡之夏六月夏月六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

益惡之夏六月夏月六月亨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

毀朝政假給事李秉彛名上之時秉彛已去國法司
逮至訊之不勝苦毒而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
使所密馬士權等為此而假託以滅迹耳遂捕公及
家屬并士權等卒獄雜信之 上雖怒猶念公第貶
為廣東左叅政纔出國門亨吉祥急告變激 上上
令復進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有風變或曰公至內
直房下明日方欲入忽天地冥暗烈風大作帖失去
閣折來捕十戶為風吹旋仆地起則懷中揭帖失去
莫知所入之因 至殿庭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
將遂死公 上預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教語達趨
下揮呼從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蓋變

上寬恤旨已乃引公典偕出就門下痛杖數十引去
未嘗復痛治之典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極甚
皆瀕死數回終無驗狀士權尤被雷因曰今欲吾等
何所承种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典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
先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亦知其
他刑官不能折知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大感寤宥出公以前券詰出公自撰有續禹之語
禹為帝王而云續有不臣意或曰又以公之封
令自擇邑而武功是曹
操始封后操傾篡漢室公出此奉此為罪安置金華
亦應有異懷無人臣禮

為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鎮南寓廬陋室中屏絕世
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平生之幸獨於易有深得
云時有奏金菑守臣胡某不法事迎擁臣意辭連公
上不問后數思公輒欲召教為李兵相沮之居三年
上益念之特詔使還田里越日其終又決欲召勅具
遂不公家居卻掃罕且顧面自稱天全居士先皇
帝即位詔賜公章服間居成化壬辰七月癸丑以疾
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日光爛射物音聲清
越若金石好談辨今古無窮辭自視皦然遇鄙夫麤
人蔑棄弗火番矚以為彼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

不能強合曲附也故方躡遽斥賞不塞罰而仕流莫
歸公奢更生仇毀晚歲放迹湖山縱情烟霞之賞妓
樂歌嘯風趣超逸輝燦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兵
復出然念念朝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莫存物
外探秘剔幽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阻有冲昇之
想焉至公階凡帥究以欲林屋洞能乃逐性喜夜燒鐙與客
坐語徹曙無勸狀或孤步遐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
視汚濁糠粃如說耳仕迹所至尤多建明在彰德問
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于湯阴為設祀作義旅氣又
請建庙祀飛治河時行視鄒魯間奏復前元賜額孟

二氏田沒于官者更益之悉畀二嗣人供祀其孝自
經傳子史裨虞百氏天文地理聃竺醫藥星祿風鳥
異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竒麗一代宗匠詩騷豪逸
效李翰林書法道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詞賦詩
歌封疏雜文通若于卷別有史斷未見

贊曰皇皇盛業乎英宗之復辟公斷斷兮篤棊其社
稷之臣矣乎方是時一二夫克知之才力弗戡拊幾
沉潛公援經摛權麾霍數武人謨完力盈不崇朝以
定其才焉可誣哉始時蒙沐渥異公典甚明諛邪濫
蔽翹搆百出卒不克流放之禍悲夫甚哉小人之能
頃人也哉夫小人之搆禍也媚疾以為己利彼稱莊
亮亦不為是此同一辭何也嗚呼所為人媚疾者又
豈独寵位哉豈独寵位哉信處盈之難矣夫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二

簪纓纂二

都憲韓公

韓公雍永字永熙長洲人

公本姓金父后韓氏遂從之

年十九第

進士二十授監察御史風骨凜然數糾彈權倖權歛

迹出巡南甸礪山學官笞膳夫夫逸夫父得它屍誣

李官公緝得夫以抵罪轉巡江西閩鄒茂七反御史

汪澄牒公來勦尋得旨招撫更止公公謂律有反叛

會捕賊降何傷我兵不降有備趣進兵巡按浙江黃

英奉敕調兵弗集乃諉汪牒止軍故奏坐汪死人咸

咎英而偉公廬陵諸縣盜繼起討平之代還陞廣東
按察副使陳閣老循薦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俗
多囂公微行縛武斬一魁按殺之宿習為清聲績益
振天順初有除舊布新之議改山西按察副使尋逮
係至京亡所加罪就釋迂大理少卿轉右僉都御史
盜四人臨決號寃辨之信為減死倪季士譙為怨家
誣寘重典爭免之武弁交石亨當朋黨籍沒律公曰
彼一飯亨便擬此加此者復何擬為且朋黨兩語晚
漢以此尺萎矣哲今明聖之朝當倡斯議耶卒改擬
丁艰起復巡撫大同宣府劾庸將築墻堞按括隱卒
分田給種課歲入為兵馬賈備探顏冠獨石擊走之
召為兵部右侍郎坐事出叅政浙江成化元年廣賊
據大藤峽肆暴掠倡甚上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
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未得搃帥尚書王
公竑奏非公不可即改左僉都御史往南京會二將
議兵鄉衆謂賊在廣東利逐西利困公曰不然賊穴
大藤宜深入剪按根本毋計其流末所在遂行抵廣
西委都指揮鉅寇第榮應搃兵范信東委叅將孫震都
指揮彭倫分守潯梧興安斬賊要路又檄胡廣守將
都督僉事李震嚴備賊逸遂進全州五發偏師平陽

峒等處群僚又進桂州縛前失機將斬之軍氣振肅
諸校將欲攻峽公曰修仁荔浦為賊羽翼賊見新我
師新勝必據險固守須先勦修荔以奪峽賊之氣從
而直搗腹心賊畏縮不暇支持必就撲滅然後乘勝
長驅分殄逋孽期於迅滅耳乃分兵為二十五哨以
和勇及都指揮高端領左哨叅將孫麒右哨通都指揮
葛蔭彭倫南哨公典趙輔殿信主中哨兼殿后各授
方略九月庚申出哨遇賊輒戰旬月凡數十戰無不
克捷修荔已破十一月次潯州增餼糧除器械直抵
大藤或謂峽險甚不可攻可守公曰峽圍六百里雖

倏忽得兵數万度可圍匝不今我寧已壁其地棄弗
擊一失可復得至聃遂速布諸哨持開山斧破石通
道直搗山南賊巢餘師由山北古眉雙髻取道十二
月甲戌朔諸軍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
來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
峽南排柵牢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單
山仰敵公督戰益急敵少急公覘其急急奮擊之士
用團牌扒山虎壓二筈等器等魚貫以進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公命縱火烈
山烟焰蔽天日晝暝賊大潰敗一日尽破山南石門

大信道袍諸舍老鼠寨嶺竹踏梁腦紫荆林峒沙石
古營大寨茅山賊屋廬藏積皆赭日暮公禽就營賊
巢中衆粟視公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
諸崖公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數日至其地賊上入
九層樓茅山峯巒万重勢控霄漢絕崖懸壁林篠巖
惡貼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數重用千斤礮石大
木轉而下声吼若雷巖谷響怒弩矢雨注公誘使大
發令人潛陟絕巔覘賊發竭率礮為應自卯及未賊
發竭忽礮震賊大駭公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援
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山北兵且

至出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禽誅万計委棄輜重山
積餘黨悉降巢穴蕩空公曰賊穷而降不保其終弗
叛謀為控制久策改峽各名斬藤奏徙上隆州於峽
內更號武靖設土人知之徙周冲靖寧二巡檢司于
峽上下水以備倣察增宣鄉黃江司恩隆三巡檢副充
以土人置藤縣千戶所鎮攝境中徭徭事定刻名紀
功山首而还至廣西大享將士而先所遣將至廣東
遵公成算百戰亦皆捷廣地悉平得大小峒寨九百
餘前后俘馘於廣西不可勝紀東猶四万餘捷聞累
詔褒勞迁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請添巡撫

臣二人從之會丁父喪歸廷議兩廣地利害閔倚巡
臣異權事機牽掣非便宜當梧州襟喉置摠府以制
之詔可罷二巡撫起公為右都御史摠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公疏求終制不允既至益築城增兵鑄鉄
柱係橋以遏賊渡為木牌以驗編戶察間細無何以
公事典中不協乞休遂罷歸天下惜之尋卒于家公
長軀雄偉篤人倫崇信義裁鑒超遠洞達無隱落落負
大節具文武才略天下傾仰之每登高懷古沉毅激
烈嘗登滕王閣指顧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及在軍旅
智勇並列視千刃勅敵如小兒軍中畏之如虎諸蠻
聞其名輒自喪氣分敗號令明信無一人能犯將卒
所獲人畜即以典之禪效犯法應斬斬在明日當端
午射柳會賂中人釋公公知夙坐營引校斬其頭懸
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懾人如此甚多不勝載

葉文莊公

葉公盛字典典中崑山人始仕兵部給事中己巳駕蒙
塵請亟誅扈守失律將臣速發兵復不共天之讐使
大義昭雪返正可期景帝即位班賚廷臣以時艱辭
不許十月京師戒嚴請罷內府軍匠悉事征操胡馬
躡近郊又請餉給將士遣散卒取戎器於天津以張

外授形勢四日中疏八上類合機宜虜退公言賞罰
為治要務雪恥復仇之頃其機尤急今效勞如孫鏗
死事如謝澤韓青及武興趙麟王晟輩倉猝慘酷寧
可不時刻峻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之徒何至
使偷生逾久今淹留如此何恥可雪何仇可復耶從
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大臣奏留邊將守京師公言
今日之事邊關為給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
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由茲
審之边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臨寢
郊田里之民荼毒柰何今時土計宜急遣重將堅
守宣府居庸為便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遂安景
泰元年春還言八府旱蝗加以寇鈇宜下寬卹補護
元氣支持外患不然為社稷憂八月虜奉駕還京師
抵居庸有弓千戶遂榮牒言上皇之出為宗社計
今鄙人聞駕還無不喜後迎復典禮當從豐厚主
上當避位必懇確引辭而后受之乃可不然恐千載
史籍難洗竄其名授之野公言于禮部尚書胡公澂
當亟封進見朝野同情可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
以匿名書為沮公乃自疏奏之二年聞禁中頗事游
畋請行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迂山西右叅政尋

俞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公條馬營八城興革八事上之第見罷行八城既復乃立孝置醫開義塚增創暖鋪請官銀粥牛千頭摘戍兵不任戰者予之事耕歲課餘粟為軍中買馬除器勞切卹苦之需丁銀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用往往賄閩吏越之廣西私市公謂听之利商而壞法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津隘因請許商計鹽輸米餉邊而后出境皆便之時西藩流賊多入東境為害而兩方守將勢敵自異不肖相通下故討賊無成功公請單兩省正將立摠

鎮于梧以統制之不果行公不得已乃請益師上命都督顏彪帥兵赴之彪與公協議破賊砦八百所禽斬數万人而還時有譏焉先帝初陞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前所建官牛官田法墾地益廣積粟愈富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匹繕完屯堡數百所兵民始怨后乃息三年擢禮部右侍郎五年轉吏部八年俞視河套匿虜公往視上言搜河復城皆非計宜削邊垣益城堡募新軍以實邊而重擇士兵以助防守從之九年進左侍郎十年卒賜謚文莊公好古博學文章典則而雅志勲業操履清儉時望歸

重然鮮引薦所著西垣奏草上古谷篇水東日記彙
竹堂集等通若干卷

贊曰后世士李必自孔氏孔氏列高第則四其科政
李之並茂者故鮮久矣韓葉抗志勲華宜所就皦然
韓才天授葉李文勝韓之雄偉比于今猶令人震耳
目立毛髮何其盛哉

簪纓纂三

大司寇俞公

俞公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質貌修挺面色如鉄声若
巨鍾賦性嚴猛 文帝時自御史為湖廣按察副使

宣德中陞浙江左叅政初蒞事猶無能諸姦嗤易之
人言俞叅政來矣此其是耶既三日設齋隱伏指畫
若神諸莫破膽訴訟歸之如市正統壬戌倭奴入寇
乍浦瞰浦無城不可守奏令兵民合作百日而成陞
河南右布政使履任三日召為大理卿尋詔侍經筵
經筵理卿侍班自公始己巳陞右都御史番守京師
事平陞刑部尚書景泰初敕覈各營兵馬搜括巧匿
私縱殆尽陞太子太保尚書如故病告慰賜免參覲
扶病視事又賜一品誥及玉帶珍物公仕五朝往往
得君前后寵賚蕃複而性果材達吏治超振天順初

誦戍遼東成化初宥歸

練侍御

侍御練公綱字從道長洲人咨質彊勁以鄉薦入太
李會 景帝立廷事勦朝臣多不敢昌言得失公
上中興要事八條十月虜逼都下又上勤王急務謂
承狼躡躅意非特如前日所為是將待我汴宋耳國
家輿地倉庫兵甲越過宋氏然至李綱种師道姚古
輩克辦大事者乃不多見今者人心所倚独于謹石
亨二三臣耳乞降敕二人毋輕奉落賊計中伺虜深
入則殺別將邀擊宗藩忠孝章著兼有才具者宜加
採選俾會鎮守元將募義入援楊洪羅通諸人邊兵
當令內向邀虜歸路簡舍重臣分守都城九門以備
衝突諸此施為要貴速決昔金人笑宋伺汝議定我
在河陽矣今事稍緩則虜將大集環繞京郭中外耗
絕當時勤王大計以主之天下誰耶諸臣有仍主和
緩武泊迂都以河為界者帥姦人耳必亟誅安衆心
疏奏上來納即日授監察御史尋劾治淮鹽敕具即
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 上固之公曰
宗藩國姍觸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黽勉承陛
下委不然臣終不敢妄受依違傷損中正 上亟曰

從改命左右回救益語更書如公旨先是牢盆蠹弊
寂云難理諸姦聞公來皆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
宿患豁清駙馬都尉某擾法公搜其從艘得私醴繫
其下人飛奏于朝詞主在都尉上重違初言因從
之罪都尉捥冠服若干月事竣還朝禪擊益切何尚
書文淵典侍郎項文曜典銓失道公帥同曹劾罷之
牽左都御史王公翱右副都御史年公富南京大理
寺卿薛公瑄為代上以命王而年薛亦繼有峻陟
始京兵以有警多离次朝旨募四方民壯聚之勇敢
營久而多逋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實赤籍法官將遂
著為例公言初募時喻以大義復許事定還寧今滯
畱既久恩涯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迂避耳其何罪
且上於大辟尚原之為軍胡至使赴義亡辜之民
典為伍耶失刑甚矣設更有募其誰則從又今日多
事有司徵逼已峻恐生他變上悟即遣歸民甲戌
巡按八閩官臺山盜起魁未獲脇從逮繫頗繁公立
擇之趣出兵捕又追咎諸官守遂典衆迂初公之劾
吏部也按察使楊珣在黨珣唾公於是誣公于朝而
文曜故在部遂皆左迂公為帥州判官才抵任又擬
移井州前衛經歷部符未至已丁艱歸遂不復起公

性過嚴不甯少附麗盡言攻訐院中為之語曰歐
廉乎練綱口

太守盛君

盛君昶字允高長洲人意度軒遠遇事直前亡迴枉
景間為御史轄山東馬政值年飢請蠲民負孳息轉
按廣東黃蕭養亂后所在荆棘君巡行林谷施行其
戢兼下他惠瀧水賊又起頗熾君單騎深入窟落厲
語布朝廷德意賊皆降歸朝劾侍郎揭稽不法抨簡
日露人不堪其亘會內苑以翠羽飾龍船君率全臺
諫之語極峻兼及上他事上赫怒御便殿召諸

言者入

上據殿怒甚不能言第呼杖之杖之君大

吉聞古有殺諫臣未聞杖諫臣杖陛下可殺臣矣

上益怒久之叱出衆危甚明日皆左遷君得古田典

史天順初迂知羅江值歲暎禱而雨君曰茲非久圖

也乃教民鑿池千餘所民沐其利立生祠羅真觀中

既而盜趙鋒等万人流掠府縣君助上官武員討平

之迂知叙州府又遇戎洪筠高土佬肆寇又助兵官

討之兵將北君在陳后突出衝擊兩耳皆著將箭益

奮進賊忽駭亂披靡大潰遂克之

或曰賊視君蓋面赤髮鬼神扶也遂

大驚潰未委然否

兵官等列上报未下以耳創甚疏求聞說

發章徑歸朝廷遣使者持金繒楮錕即其家錫勞焉
君有才局而出入小德
贊曰三君牽所謂材吏要於克官故不以業效廣狹
殊品矣俞既朝黜練亦鄉譏甚哉凡務為功名易戾
於中正乎

成化間蘇村小纂第三

簪纓纂四

僉憲劉公

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弱冠太守况君辟府掾公乞
從儒守嘉獎充縣李生后仕至山西按僉察事公修
身篤李動師古矣詩逼唐英比屬精切音旨清麗書
效李北海趙魏公入妙品畫山水烟嵐草樹綿眇幽
迥有畫巨餘意志不專功名而持操介朗襟幅皎然
初為刑曹主事甫田丞董漕賦露當公訊丞入賄黃
金十二斤公曰吾方厭辨丞丞此自實矣丞速來押

招文矣即日寘法在喪時鄰邑令受賕係獄令私人持五百金來投乞釋於巡察大吏公畱私人將執于官私人逸去公性履孝謹不失色於人女兄少孀子幼迎歸買田宅養之終身又嘗吮母疽得愈及休居卽第后創泉石花木委曲有法號小洞庭肆意幽賞風流宛然

刘大叅先生

刘先生昌字欽謨吳人幼讀書並下數行少長游李郡橫入試高李士毅手先生卷示同事曰此必山林老生以冠榜撤棘乃白晳少年生咸聳聳重焉先生名遽通赫殿試衆望首先生大臣忌之落後賜進士出身無幾告还益銳于業值景泰初授虞衡主事與張先生節之同徵修宋元史后史事不就進員外卽都水卽中轉按察副使提李河南暨滿河南校官請畱先生中秘必能黼黻皇猷裨贊丕化不報轉廣東左叅政丁艱歸卒先生狀貌充偉听遠而微性自信寡思一志文藝津綜綿緗畜積甚盛譜記當朝故實尤富文章綿茂華麗熹尚纂輯所撰著名六臺集以生長歷仕之地有蘇越鳳相瓊滑諸古臺也外記事二卷曰縣笥瑣探又河南志中州名人文表添校蕭

儼編大明風雅廣選皆未竟初明興以來作者日富而編聚鮮人乃力求彙訂稍成倫叙命為大明文要起洪武訖成化得二十七帙可五十卷來者有志當為權典又有姑蘇郡邑志一百卷亦未潤色

陳祭酒先生

陳先生鑑字緝熙長洲人父為黃冠京師將亦遣先生他日以事如浙東市儒書一箱歸父成其志先生得益放意切磋少年取進士第授翰林編修修撰使朝選朝遷詳令妓女入侍先生為詩卻之累迂國子祭酒與諸生溫然親切不更張條范特申飭舊師規式

度使可守而已錢谷出入一不綜問曰非吾職也故事師生日給錢若干為飲食費其以事去不及給者貯為公錢用之積久頗多前祭酒襄陵邢先生讓去時公錢已少無目籍交先生一生見斥先生欲中之法數妄告今日取公錢若干為某費先生從印之明日又告取某費若干先生從之日久錢去益夥乃發於上以為二師竊入私橐先生就逮下獄邢君在喪中追係至都或謂先生此甚易第從君分銷為帳冊法司可據出君先生曰吾本亡分毫染何事為欺君反自造罪耶朝人不善先生者從中醞釀之獄吏

張具膺先生乃歎曰吾乃知今日刑官貴如此乎刑公對吏細辨先生仰天而咲吾官至祭酒孰能對此輩掉唇舌執唯唯更擬竟落戕歸田亡憾顏先生問李該博詞文舊麗書宗晉唐見輒臨榻及古器玩品嗜若飲食人以米希方之

太常夏公

夏公昶字仲昭崑山人七歲能楷書永樂中以進士選庶吉士上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永因命改書作昶丙申扈蹕還南都昭帝在青官命公與朱舍人孔易秀才凌晏如同直東華門明年公赴北都書宮殿榜卒立授中書舍人洪熙中丁憂歸章皇即位召見陞考功主事正統末出知瑞州府景泰中廷太常少卿天順改元廷卿致仕歸卒公作字寫竹一時擅聲

憲副張公

張公和字節之崑山人為人莊介嗜李敏於文業正統中廷對進卷亡所竄抹讀者竒其才請置首選以目疾仰首中甲授南京刑部主事與修宋元史卒官山東提李叅政

陳先生

陳先生頎字永之長洲人以奉人累為李師終陽武訓導清修介特士嘗歸重文述古雅所著味芝集適楚游梁請錄外有紀事四卷曰間中今古

進士二顧奚三君

三進士君顧珣字文之吳人性尚挺特專崇廉隅以親老歸養竟弗仕顧竑字惟遠長洲人有孝行奚昌字元啓吳人尤長時孝初從先叅政受易又旁理詩書遠近士治三經來問業甚衆好吟哦家妻空不帥也

贊曰教公敦尚文藝超軼俗塵憲僉司成風槩拔特

副臬永之二顧含章執介然二刘之李或遙攀古雅或力勤輯次离之則独步合之則連壁

簪纓纂五

徐大叅

徐公甫字輔德長洲人仕終湖廣右叅政性淳篤尚行絕長厚略無刻忌之念治民鄉人咸称君子

陸大叅

陸景字孟昭太倉人天順間為刑部郎中個儻好客旦為燕席至者無問疏戚便相延款時令慶弔饋饋酬稠侈尤有弘度扶危周難施行甚廣時人擬為郅當

時陳孟公時曹無廢務家無厚貲而所為不變世稱而訐之平生豪義事多不具紀

贊曰夫志尚出乎貧窶無緣位地迂也輔德之厚孟昭之廣亦各成其志也

簪纓纂六

吳大叅

吳惠字孟仁吳人年十七代長行出應門戶知縣楊隆奇之送增廣孝生亡何中進士授行人使占城大風起舟人分死海中公怡然制文諭神投洋中風浪便息還經衛輝衛輝地大人寡流人耕食十五六官

司既定稅流者去輒徵補於土氓公為奏觸濫額陝地邊戎貢使至動百千心尤利供賚耳殊苦騷絳公請令長酋入朝餘畱境外省供設杜覘伺外憂起復用廷薦擢知桂林民被劫訴之搃兵官二少年抱敵不詣官首李某所粥官逮李等廿三人猛訊教月亡狀公疑以白御史御史檄公與千戶郭聰更鞠聰言賊已歛抑獄成搃戎奚辯為公不可曰賊貨甚夥何事市散衣速敗乎盜二少耳聰不得奪諧之御史御史就移三司會審二少伏辜如公言李等獲解義寧峒蠻楊文伯結湘苗煽亂二廣合議進兵公諫兵貴

先声盍諭招弗順乃兵豈晚耶上司難之公請自行抵賊所撫之翕定內艱服闋陞廣東右叅政景泰元年柳州夷瞰守將悉衆遠征乘虛薄城倅亡備公帥土兵出禦斬首百餘級賊輟去東廣州洗家女許嫁未行聞其人暴不可近歆絕之弗得去為尼出妄言自詭有司論造妖家坐重辟六公詞知奏從輕典致仕歸卒公番情篇翰而吏政可規故纂諸此

陳僉憲

陳僉憲字汝翼吳人僖敏公從子也天順中為四川按察僉事時叙南九菁山都長土佬叛聚衆數萬出

沒長寧戎珙肆寇鈔殺守吏蜀人大警僉憲提兵往視形勢請濟師上命都督同知許貴將兵五万來多討平之僉憲益會乘補伍增建關保請兌緣边邑宜賓南溪江安納溪民兵松潘之戍以戍長寧戎珙罷建昌鹽井餽餉以專攻守事下所司未及施行會夾江花溪盜起漢州德安彰明延乱内關巡撫陳泰檄僉憲往僉憲往破降之功上未報而叙南猶弗靖屬泰去汪浩代浩乃與貴州鎮將李安合討之既定而浩安有隙后為賊乘之撓乱上下詔詰責浩浩強僉憲往會貴師議軍事家人諫止之不听竟往还至

峽江舟覆溺死或云賊戕之
贊曰無有賊而不政無有政而不績惠僕之政亦與
墨墨養資者異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四

丘壑纂

杜淵孝先生

杜先生瓊字用嘉吳人心趣直澹夙稟粹然篤孝淳
德亡慙古人生一月失父四歲記四言十歲通孝經
論孟疏義成童人便師之教授甚廣嘗刲股療母疾
官欲上其事先生曰民為此以母病迫切故非以行
禮也何上之有君侯或以風教為務章表母節則大
頭耳守令感從之得旌其門每遇詔求矢輒辭公薦
居樂園里號東原生晚得鹿冠又云鹿冠道人為文

辭取達意不務奇麗有東原集紀善錄耕餘錄書体
道婉冊青遠澹以接國初名碩中為人瞻慕暮歲標
致益高垂範后塵歸然典刑為林壑之表年八十餘
卒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陳公

陳公寬字孟矣吳人承父檢計嗣初之后善守家法
益恢張不衰不為文筆專意於詩苦效唐律旬吟月
諷自負門戶古服崇議出行鄉邦宛然古高士風儀
季弟完字孟英家庭師友而頗為文辭

二沈隱君

長洲二沈隱君恒字恒吉美咨儀志履高潔風格按
塵寓之吟繪天然秀妙時謂趙松雪同流伯兄真字
真吉風操相映李仙不就九十而終

俞君

俞自倚在宋由開封徙吳代承儒業歷宋元皇明三
代不匱元溫州路李錄石澗先生琰國朝都昌令立
菴先生真木尤著也至君名嗣之字振宗業雖不逮
博朴遠利其寒薄勤筆劄善樹藝猶存故法其后乃
衰

邢子

贊曰放逸之樂二沈自得肥好之真杜氏以之陳子
區區詩長筆短風貌莊舒矣愚與慕刑叟并絕婚宦
視世若旅古之儼方所謂苦節不可真歟俞生綴旒
儒緒奄然就斷悲夫必也表裏名實一而不二今之虞
今之巢許也者其淵孝矣夫

孝德纂

朱孝子

朱孝子顥字景南長洲人父病孝子事之有礼不飲
不葷不肉處不解冠服蟣蟲滿襞積俵俵犇市中若
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詔旌之
贊曰甚哉孝之為稱大矣人皆樂道之予列景南亦
足以發

女憲纂

王妙鳳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女許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
鳳知語母求絕婚母諭不可鳳入門孝敬無違夫出
賈南楚汚人來姑計使况鳳見鳳不能發一日汚飲

姑室姑命婦來溫酒鳳志事污瓶出久不進在爨燎
煬之以警汚汚不去且入厨紵鳳臂挑之鳳起隨取
刀斫此臂不殊再斫乃斷歸家母將訟理鳳曰死耳
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母鳴于官官為匪人眩
沮鳳寃迄不得伸

高氏

高氏者嘉定狄阿光妻也配狄一月患癰疽高吮之
不瘡死高抱屍慟哭三日不內水漿家貧火葬火熾
高便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送夫地下取夫骨
齧吞之父母驚異而昧其志相謂言疾嫁耳遲之則
死矣漏言于高高歸舍即斷髮自誓其夕竟就雉經

陸淑清

陸淑清長洲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清年
廿二富家赤貧不能嫁娶紹執役京師惡人艷清色
謀妻之集同黨憾其翁父若輩不從我得悔后禍
耶翁父愁諾清聞之號哭達曙惡子強委禽焉送酒
來飲食父母父母出飲食清白縊于房

贊曰妙鳳激義既烈處理祥善其東南山澤粹氣鍾
發也古今人以忠真殺身以成仁者何限賴以為世
又何痛悼一死哉淑清徧迫淫勢奄回以終豈不寃

我高心誠委所天視死若歸闇於理道幸傷中正孔子白覘過知仁高仁矣哉

方術纂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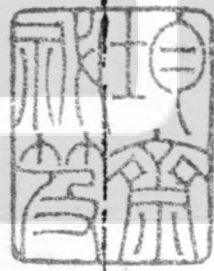
張御醫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洲人天順中居官一道人解后它人家滂乞視脉御醫驚曰不出六日當中風至六日如言董院使傷寒既瘉刻日起身御醫曰奚起身為第覘四七日矣五日死俞尚書仕朝病風衆謂不治御醫言治之特須藥多耳著方令守之服服三百帖乃瘉御醫術既精於貧薄尤篤救不取藥費或更予薪米人疑市名御醫曰義自應如此且凍餒嬰心疾亦難解耳

王公

王公敏字時勉長洲人先世儒聞華緝公承家孝醫效甚著一婦血暈治不減公曰娘耳當得男得男乃瘉第服安胎后果然申千戶二十瞑眩而譖体燔咳以寒治益劇公曰痘也予升均湯厥明瘡出乃瘉一人疽發背不腫痛人言起則治矣公曰是擊指脈即起亦不治衆劫之艾起如栗關曰無傷矣竟三日死秋日受兵官燕謝飭優為女子佐酒亡疾也公視其

頰頰面青羸而氣微促語帥曰火克金兆也火令司
天死矣乎明年六月咯血死公性孝母死哭甚脫下
頰昏仆衆亟揉合之久始甦平日治達官甚多有重
賂解公事者輒斥去士論尤以多之
贊曰本朝醫伎多出吳其授受成就粲然諸家牒互
傳之抑二老者亦二氏之靈光殿也夫



此冊蘇年十五時以百錢得於靈宮殿前書
攤當時以為至寶今三十年矣兒嬉侍奉
之日邈不可再哀哉鮮民不如無生
光緒元年六月十一日病暑初起翁同龢





